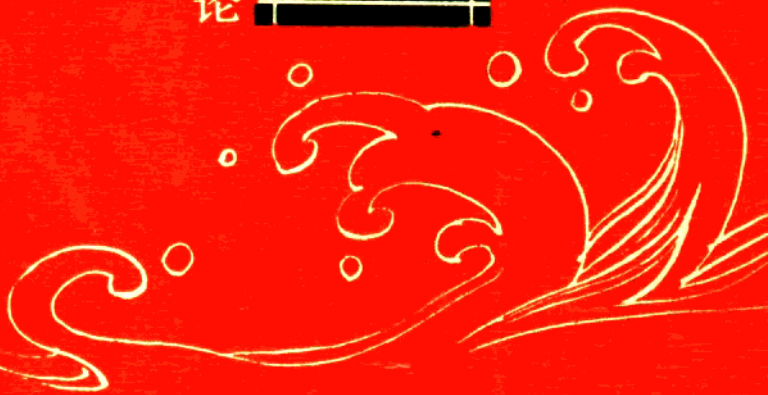


朱德发 等著

爱河闹舟

● 中国情爱文学史论



目 录

导 论

爱情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1
中国情爱文学流变轨迹	10
中外情爱文学的相似特征	32

古代篇（先秦——清代）

第一章 三千年爱河的流踪

——古代情爱文学综述	47
晶澈源头：由先秦到汉魏	48
浑阔中流：由隋唐到宋元	58
辉煌积淀：明清五百年	72

第二章 总体文化透视

——古代情爱文学的内发基因与民族根性	83
二元指向：南北方文化体系及儒道哲学的深刻影响	83
单向延伸：女性主题与男性文化心理	88
功利尺度：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审美价值观	93
中西比较：东西方性文化相异趋势对情爱文学的内在 规定	98

第三章 在情感与伦理的撞击中悲泣

——古代情爱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特性	106
--------------------------	-----

悲剧宿命：伦理本体主义下感性生命的悲泣	107
悲剧本质：原型主题与典型冲突的剖析	111
悲剧补偿：审美品格逆向情趣及主体驱力的透视	115
第四章 一种至高的文化与审美价值归属	
——“才子佳人”模式新论	122
历史流程：“才子佳人”模式的演进	123
文化透视：一种终极价值的人生理想	128
审美极致：“形而上”的慰藉与“形而下”的满足	134
第五章 一个古老而幻美的主题原型	
——“仙女尘夫”模式新探	140
两种形式：“仙女尘夫”模式的衍化	141
文化阐释：古老梦幻与永恒超越的双向轮回	147
魔幻世界：穿透时空屏障的审美灵光与生命驱力的幻 象象征	154
第六章 一部性与爱分崩的人生悲剧	
——重释《金瓶梅》	160
恶之变奏：性爱审美价值观念的漂移	161
悲剧内涵：灵与肉的解体及性与爱的分崩	169
复合主题：色空观念与享乐意识的悖论	177
第七章 一个双重超越的悲丽梦幻	
——再评《红楼梦》	184
两重世界：从浑浊“孽海”朝向洁美“情天”	185
双重超越：情对理的悖逆及爱对欲的反拨	191
感伤主题：青春的幻灭与泛爱的悖论	199
悲幻之美：谶诗般深邃与幽梦般凄丽	205

现代篇（“五四”——“文革”）

第一章 中外文学交汇开拓新流向

——现代情爱文学综述213

历史沉浮：复合流脉的纵向延伸213

梯状构架：意蕴格调的多种层面225

综合凝聚：文化审美价值的投射234

第二章 灵魂牢狱的诅咒与破毁

——现代爱情诗作面面观242

扫描：现代情诗演进的历程242

掘进：现代情诗内核情慷剖视250

外观：现代情诗审美形式描述259

第三章 双重主题的变奏与拓展

——现代情爱小说的政治化走向266

最初呐喊：个性意识的高度显现266

转换桥梁：“革命加恋爱”的文学范式271

中间地带：情爱意识的淡化278

驶向新岸：政治意识的强化283

第四章 永恒的冲突与无尽的困惑

——现代话剧情爱主题试论286

共时考察：平凡人生的悲剧主题286

多方切入：戏剧冲突的多样性289

灵肉解剖：悲剧人物的立体造型298

第五章 历史的积淀与时代的折光

——鸳鸯蝴蝶派情爱小说新探306

时代产儿：“鸳鸯派”言情小说的崛起307

主潮支流：寻觅历史的脚印312

共时观照：言情小说的整体审美特点319

第六章 生的苦闷与性的躁动

- 郁达夫小说性爱心理透视 328
- ✓ 焦虑：性爱心理裂变的基点 328
- 回溯：性爱心理裂变的踪迹 338
- 暴露：性爱心理宣泄的美学意义 342

第七章 情理碰撞中的迷惘与超越

- 巴金爱情小说的精神特质 347
- 困惑：理想人格的追求 348
- 哀诉：萎顿人格的疗救 353
- 孤独：无法回避的生存状态 359

第八章 生命意识的凸露与强化

- 沈从文小说情爱世界探幽 364
- 真诚：乡土世界生命原初形态的结晶 365
- 虚伪：都市社会生命形态的展示 371
- 重铸灵魂：性爱小说的文化内蕴 375

当今篇 (1976—1985)

第一章 穿越荒原 走向春天

- 新时期情爱文学综述 382
- 纵向描述：情爱文学演进的三个逻辑阶段 384
- 横向审视：情爱文学的两个主要特征 403

第二章 蓦然回首 悲泪交流

- 苦难型情爱文学的抽样考察 415
- 类型之一：对历史悲剧的追怀 416
- 类型之二：苦难中爱情力量的礼赞 420
- 综合评述：人物形象的文化底蕴与审美特征 426

第三章 历尽磨难 痴心不改

- 奉献型情爱文学例析及文化意蕴剖视 433

形态之一：艰难的“柏拉图之恋”	434
形态之二：无私的奉献型美德	437
文化阐释：女性奉献精神的人道主义本质	446
第四章 双重追求 奋进搏击	
——“改革加恋爱”文学模式评述	452
作品巡礼：特殊的时代使命与共同的现实意义	453
人物漫评：传统的理想内核与崭新的精神风貌	465
第五章 强化主体 走向现代	
——独立自强型情爱文学的文化阐释	469
历史追溯：苦难年代的奋发与痛苦岁月的坚贞	471
时代跟踪：主体意识的强化与价值观念的更新	480
第六章 寸草之心 芳满天涯	
——张弦爱情小说的独特世界	489
严肃主题：社会化的爱情与爱情的社会化	489
诗化境界：审美化的爱情与爱情的审美化	498
第七章 生命骚动 心灵超越	
——张贤亮小说情爱模型解构	506
神圣光环：母性爱的柔情蜜意	506
离异回归：双向互逆的碰撞挣扎	513
后记	525

导 论

爱情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沃罗比约夫认为,爱情是一个范围很广、含义极多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对自己事业的爱,对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的爱,又包括人们对自己嫡亲、爱人、孩子和家庭的爱;既有实际的、见诸行动的爱,也有抽象的、并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爱^①。而我们所说的爱情却是个狭义的概念,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男女之间的情爱,即恩格斯所讲的“性爱”。

纵观古今文学,横察世界文学,情爱几乎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它已成为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恩格斯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指出:“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②即使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文革”中“四人帮”的横扫一切,也无法使情爱在文学中完全绝迹。情爱之所以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文学领域具有如此不可取代的地位,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同个体人生密不可分,而且在整个人类生活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特定意义上讲,毁灭了情爱就意味着毁灭了人类。文学是人类生存方式和自由意志的表现,当然它要主动地密切地关注着

① (苏联)兀·沃罗比约夫:《爱情的哲学》,《情爱论》一书俄文版序言。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人类情爱生活或性爱意识的发展与变化。

不过，男女之间的爱情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司汤达尔曾把爱情称为文明的奇迹。爱情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得以取代原始人对异性个体或群体的动物性依恋。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的开始是同奴隶制的阶级压迫，同女性受到男性奴役相吻合的；虽然爱情与奴隶制在本质上不相容，但却反常地结为一体，而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结为一体。可见，爱情是人类随着历史进展在同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拼命抗争中而逐步取得自己的地位，爱情的发展是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成正比例的。由于情爱与人的个体生命史和整个人类文明史紧密相关，所以历来人们怀着极浓厚的兴趣以各种世界观方法论来探索爱情的本质，试图揭开爱情究竟是什么这个“永恒之谜”。人类的爱情虽然表现为男女之间基于性欲而产生的一种彼此渴望在灵与肉上融为一体的强烈倾慕之情，但是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审美关系，也就是以强烈的道德、审美感情为纽带而结成的一种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尽管爱情作为研究对象它包含着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政治的、历史的等丰富内容，然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西欧对爱情本质的探索，几乎每个思想家都是从其哲学观、伦理观和美学观出发的。柏拉图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认为人类的情爱有肉欲之爱与精神之恋两种，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从肉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追求精神恋爱来达到“善的理念”的神秘境界；基督教的神学把人间性爱引向上帝之域，集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之大成；人文主义者以人性论为支点开创了人道主义爱情观的先河；培根以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基础，对爱情的本质作了经验主义的论述；黑尔格则从客观唯心主义唯理论出发，把理性主义爱情观推上高峰；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等为指导，对人类

的爱情问题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和论证，提出了完整的爱情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类性爱问题时首先把它与人的社会性本质联系起来，即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人类两性交往的方式之一“爱情”，与其说是自然的方式不如说是社会的方式。马克思指出：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联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联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属人的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之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其他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在他个人的存在中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①这说明人类的情爱关系虽然是以性欲和性心理为自然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它并不仅仅如此；爱情是男女两性以互爱为基础，是以强烈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趣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确证。正因为现代性爱作为两性间的一种特殊社会精神关系和一种高级的情感，所以它同单纯的性欲和古代的情爱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社会特征，即爱情的自由性、互等性、持久性、排他性、强烈性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现代情爱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不仅能“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且“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②当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十九世纪末鼓吹“性解放”理论而

① 《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

把人类对性爱本质的探索引向歧途之际，马克思主义爱情学说的创立，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性爱的社会本质，它标志着人类对性爱认识的深化，是人类对性爱认识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崭新的转折点。

如果说哲学家思想家主要依据扎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爱情的大量表现形式及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凭借逻辑思维来研究爱情的本质及其个体意义并进而探讨其一般的社会意义的话；那么历来的文学家不仅比哲学家思想家更热衷于对爱情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而且长于以形象思维通过广义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自己对爱情的体验和认识。也就是透过个别与典型的形象统一体，不只是能够准确地概括爱情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爱情的悲剧和喜剧、爱情的升华与凋萎，以直到爱情最细腻的些微差别；更主要的是能概括爱情的意义及其社会作用，艺术地展示爱情的本质及其规律。虽然形象系统对爱情的艺术概括达不到哲学认识的本质深度，但是爱情的形象描绘和艺术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它不只是让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文明时代和任何民族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时借助于它的反射，人们可以明显而清晰地看到爱情自身的实质。由于文学对爱情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系统性、对爱情的认识具有特殊的功能性，所以古今中外的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无不把描写爱情作为自己创作的兴奋点，（大批驰名于文坛的文学作品无不把爱情作为中心线索或基本主题。）

况且，爱情生活或情爱问题又是构成文学艺术的重要源泉，它使爱情与文学凝成牢不可破的“情结”。由于爱情是一种无拘无束而又个性极强的情感，爱情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完整而又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几乎每个人对爱情的感受或认识特别是其中最崇高最精辟的部分，都在社会经验的无穷宝库中保存下来；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代、什么民族，或者什么阶级、什么阶层，一切职业和年龄的人，只要是体验过和感受过爱情的人，他们日常的

感情、思想和行为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文学艺术就是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段对人们的爱情体验和认识加以具体的综合和系统的整理。但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却不能只停留在人的外部世界，更要深入到人的内部世界，透过心灵和感情领域的关系达到对整个生活的深层反映。而爱情则是人类的一种最强烈也是最深隐的感情，它往往被直接编进人们的“自我”织物之中，渗进人的主体意识，从情感上美化人的精神世界，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痛苦和享受。就如看不见的大气层一样它经常影响着人的情绪，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情上的幸与不幸，决定着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能否得以充分发挥的程度，在社会生活的特定条件下也会决定个人的命运；所以爱情得不到回报或遭到挫折就意味着进入个体心理或社会心理的深处，触及到人生最痛苦的悲剧之一，也是最痛苦的个人悲剧。正因为如此，爱情就很自然地成了最吸引作者的创作题材，成了人的文学须臾离不开的主题。当然我们并不同意爱情至上主义，更不赞同在文学世界里为写爱情而写爱情。其实，爱情诚然是男女双方个人之间的问题，爱情本身也是个独立自主的系统；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它总是与男女双方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道德风貌、思想品质乃至整个时代社会的背景有关，与社会历史的大系统相连。因之它决不只是个人问题，而往往更是个社会问题，中外古今有许许多多的著名文学作品不是单纯地写爱情乃是透过爱情的描写来展示广阔的大千世界、揭示不同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及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多层面的复杂而深微的内心世界。可见，文学不能不表现爱情主题，而爱情主题又不仅仅局限于爱情自身，它的内涵是多义的，相当丰富的。

接受美学认为作家创作文学作品要受到读者心理需要的限制，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所以，从读者的期待视野来看，文学对爱情生活的反映和对情爱意识的表现，是广大读者者的心理需要和审美渴求。（许多伟大思想家都指出过爱情在人的生

活中的巨大作用，它能加深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全面刺激人的生命力，使男女精力充沛，聚起生活的能量。但丁认为，爱情的光辉可以照亮人的理性，为社会精神的发展打开广阔天地，卢梭认为情人的智慧能变得“更加敏锐”，爱情可以给人们注入新的力量；傅立叶断言，爱情“在和谐的制度下则成为创造收入和产生奇迹的源泉”；凡·高有一句名言，“会爱的人才会生活，会生活的人才会工作”；布鲁诺说，“爱情足以使任何沉重的劳动都变得不仅轻松，而且愉快”；莎士比亚指出，爱情能够“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许多世纪以来伦理学家在爱情幸福与社会义务上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思维，辩证地论述了个人在完成自己最高的社会义务的同时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而同完成社会义务联系着的男女双方的爱情则为其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感到强烈的长期的满足，开辟了最亲密最深厚的源泉。正因为爱情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广大读者不仅要求思想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等从理性上来阐明爱情究竟怎样唤起并促进人的积极性和反应能力，而且热切期待文学家以优美的形象、多彩的语言和动人的旋律来描绘千姿百态的爱情生活和反映众说纷纭的情爱问题，以发挥文学艺术的特殊而强大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从中感悟、领会、体认爱情的深奥本质和神奇魔力以及与爱情紧密相关的社会人生、历史背景、文化心理、伦理道德、时代风尚等。爱情文学不仅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也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作用，它可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鉴赏要求。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在两性关系的文化素养方面能起很大作用，高雅浓郁的艺术气氛可以陶冶人的心灵，艺术语言的魔力会使恋人心理的接触具有细密潇洒的形式，丰富的想象能使意识从情欲的领域上升到精神领域；文学可以把人的生物繁衍本能同最纯洁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使爱情变得优美和崇高。“每一种文学体裁都通过自身的特殊手段对人

的审美和性爱教育产生影响。抒情诗表现爱情所固有的那种丰富的、明快的、赋予男女关系以活力和美的感情。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戏剧在艺术再现美满的爱情方面起着重大的审美和道德作用。”^①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可以说明爱情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爱情主题在文学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正由于爱情题材强烈地吸引着作家们，爱情成了文学家灵感的源泉，爱情迷人的魔力成了文学创作者的内驱力，所以才产生了反映或表现爱情生活和情爱意识的各种优美和神奇的审美形式，创造出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浩瀚的描写爱情的文学并非都是健康优美的佳品，确实有优劣、粗细、高低、上下之分。有的作品似乎为爱情而写爱情，单纯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琐屑的感情或抒写那种卿卿我我的缠绵悱恻之忧绪，始终跳不出个人私情的狭窄天地，与广袤的人生社会和历史时代缺乏深广的联系；也有的作品在艺术上极为粗糙，语言芜杂平庸，胡乱编造情爱故事，相爱双方缺乏性格逻辑，结构安排流于形式主义，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突出；更有的作品情趣低级，格调卑下，着意渲染色情，描写庸俗情欲，堪称淫秽之作。这些作品并不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后者是属于“扫黄”的范围，应坚决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思想艺术较完美，审美情趣高雅健康，具有较强的认识作用、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作品，这正是研究的重点对象。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我们所理解的“情爱文学”是个宽泛的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情文学，即单纯表现爱情或为写爱情而写爱情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爱情作品，固然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例，但毕竟为数不多，其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也未必高，只有从广义上来规定爱情文学的范畴，判定情爱文学的界限

① 瓦西列夫：《情爱论》第233页。

和特征，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情爱文学在文学上的基本面貌和独特地位，才能比较科学地揭示情爱文学的本质及其规律，才能比较清楚地从总体上把真正的情爱文学同那些色情淫秽的作品区别开来。我们所研究的“情爱文学”大致涉及到这样三类作品：一是在叙事文学中，不论是小说还是戏剧等，所表现的主题、刻画的人物、结构的情节都是以爱情事件为轴心，运用各种创作手法或艺术技巧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整个作品展示的是地道的情爱意识和爱恋情感；在抒情诗中，抒写的是爱恋之情或环绕爱情的悲与喜所生发出的哀乐忧怒之情，以及抒情主人公在爱情冲突中的心灵历程或对爱情的思考与见解，或对爱情生命力的歌颂、对理想纯洁的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爱情美德的肯定与对损害玷污爱情的虚假、邪念、淫荡、妒忌、仇杀等的否定。二是在整部作品的艺术世界里，表现多义的主题，刻画了众多人物，情节是由多条线构成，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倾向并不都是为了爱情；但是爱情主题却居重要位置，主要人物的性格大多从情爱冲突中展示出来，情爱线索是基本情节构成的重要线索，思想情感里交织着大量的情爱意识或恋情爱意；特别那些抒情文学的情感世界，爱恋之情则是诸多情感因素中的主调。三是爱情的描写或恋情的抒发在整个作品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文学的总体面貌显示不出情爱文学的基本特征，所表现的主题指向、刻画的人物性格以及情节结构等，都不是以爱情为核心；爱情仅是文学作品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构成因素，是主要人物活动中的颇有生活色彩和人情味的片断，是情节结构中一条富有生命活力的线索，在整个作品的描写中或者是激动人心的爱情场面或者是色彩纷呈的爱情章节或者是发人寻味的情爱心理刻画或者是深沉浓郁的情爱细节描绘，那些抒情诗式的文学只是一部分的诗节或段落表现了爱情意识或恋爱思绪。爱情与婚姻、家庭题材的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不一定所有的爱情都能发展为婚姻和建构成家庭，也不是所有

的婚姻和家庭都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但是爱情的发展却有着构成婚姻家庭的很大可能性，特别在中国的婚姻结构中存在着相当多的“先结婚后恋爱”的现象。因此，那些描写婚姻、家庭的文学往往穿插了爱情描写或者揉进了爱情的因素，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的综合描写更是屡见不鲜。凡此种种文学作品（也许尚有未囊括的），都属于我们所理解与研究的“情爱文学”范畴。

“文革”前将中国文学史上的情爱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或特殊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或论文实在罕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学术研究日趋活跃，研究领域日益扩大，曾被“四人帮”定为禁区的情爱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爱情文学的研究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仅出现了一批以情爱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出版了几部或探讨爱情与文学关系或研究文学作品中爱情描写的专著，这无疑是学术界的可喜现象。但是同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大量情爱文学作品和情爱文学现象相比，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相当薄弱的，特别是缺乏对中国从古到今的情爱文学进行总体的系统研究，至今未见一部中国情爱文学的专题史。我们认为，既然情爱主题在我国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情爱文学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情爱文学又是中国文学的大系统中的最富有特色的一个子系统；那么就很有必要从史的角度对情爱文学进行纵向考察与研究，于纵横比较中探索情爱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及其总体审美特征。这不仅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学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革故更新的丰富多彩的本来面貌，也有利于总结情爱文学演变的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以推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情爱文学的健康发展；同时，深化情爱文的系统研究，更好地发挥情爱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既可以提高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识别真正的情爱文学与色情淫秽作品的判断力与辨别力，培养其阅读与欣赏优秀情爱作品的分析力；又可以陶冶广大读者特别是

青少年的情操，净化其心灵，端正其情爱观念，增强其现代情爱意识，提高其精神文明程度。基于上述的思考，我们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总的指导思想，以文学是人学的论断和审美本体论的文学观念为主导，汲取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合理因素与方法，作为探讨并撰写中国情爱文学史论的一元多向的思维模式，既要历时性地探索并描述我国情爱文学从古到今的数千年的演变历程及其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又要共时性地揭示并论证中国情爱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其特殊规律；坚持史论结合以论驭史、社会分析与审美分析相结合的原则，首先抓住“史”的线索，理清情爱文学衍化的脉络，然后从横向上对每个历史阶段的有代表性的情爱作品进行抽样式的综合归类，重在对情爱文学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规律的发掘，重在对情爱文学世界的思想意蕴、性格内涵、美学风格及艺术特征的揭示，既要注重宏观上的审视与概括又要重视典型作家作品的微观剖析，既要防止从抽象到抽象的空发议论也要力避就事论事的“流水帐”。从古到今描写情爱题材的名家名作浩如烟海，若能编著一部编年史式的史料丰富的系统性强的情爱文学史，那是应该为之奋斗并期待早日问世的；但我们所追求的却不是这样的情爱文学史，而只能依据学力所及、兴趣所至撰写一本情爱文学“史论”。史料的搜寻或考证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作家作品的排座次论辈份本书更不重视，只是以“史”为线索在“论”上下点功夫，力求有点深度有点特色，使历史感与理论感统一起来。至于能否实现所愿，主要看我们主观努力的程度和客观提供的条件以及社会效果的检验。

中国情爱文学流变轨迹

在人类历史上，情爱文学的产生同爱情的产生是同步的，没

有爱情生活或情爱意识就没有文学创作源泉；而爱情的萌生却是在婚姻制度中孕育的，与现代思维中的爱情是婚姻基础的理念相悖，情爱文学产生的趋向也是先由描述远古婚姻和男女性欲而进到对个人性爱的表现。恩格斯曾论述：“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①这指明中世纪以前只有婚姻没有爱情，只有两性关系和性欲；官方社会以外的民间社会还是有爱情的。中外神话传说对此都有不同的记载，也许这是最早描述人类两性关系的文学了。中国汉族神话曾有女娲与伏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传说，纳西族的《创世纪》有利恩兄妹成婚的记叙；古希腊神话中不仅保留着兄妹之间婚配的故事也有母子之间成婚的记载，曲折地反映了古希腊原始社会发展的进程：即天神乌拉诺斯娶母为妻乃血缘家庭出现前的写照，天神克洛斯娶妹为妻是血缘家庭的写照，宙斯确定以男性为首领的家族，则是人类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写照。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并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从此妻子在家庭中“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古希腊著名悲剧《奥列斯特》、荷马史诗以及神话传说作了大量反映。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一同到来的，而“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2—73页。